

HANJIANYE MINZU YUYAN WENHUA
YANJIU WENJI

韩建业
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文集

韩建业 著

民族出版社

韩建业
民族语言文化
研究文集

韩建业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韩建业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文集 / 韩建业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6

ISBN 978 - 7 - 105 - 09734 - 0

I. 韩… II. 韩… III. 少数民族—民族语—文化语言学—中国—文集 IV. H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7828 号

韩建业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文集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010 - 64271909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http://www.mzcb.com>

印 刷：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640 千字

印 张：30

印 数：0001 - 1000

定 价：6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734 - 0/H · 676 (汉 19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语言文字篇

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伟大胜利

——我省民族语文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3)
20世纪50年代撒拉语调研情况之回顾	(11)
撒拉语概况	(16)
现代撒拉语	(41)
谈撒拉语的新词术语	(76)
撒拉语句子分类及成分	(85)
撒拉语名词的构成和格的划分	(98)
撒拉语词法概述	(114)
撒拉语动词简述	(147)
撒拉语与汉语语法结构特点之比较	(176)
撒拉语词组和句子的结构方式	(182)
《土尔克杂学》词汇选释	(206)
从文献资料看撒拉语的发展变化	(214)
初谈康家话语音系统及词汇的构成	(226)
康家回族语法探析	(239)
民族文字的作用无可置疑	(255)
青海民族语地名的语言结构特征	(260)

文化教育篇

撒拉族文化的类型与特点	(271)
发扬优秀传统 克服消极因素	
——谈撒拉族传统文化与经济建设	(277)

循化地名中的文化透视	(283)
从外来词透视撒拉族文化	(290)
民族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	
——循化、化隆民族教育调查报告	(297)
撒拉族教育之我见	(305)
教学必须讲求实效	
——谈撒拉族小学汉语文教学问题	(313)
给撒拉族学生教授汉语（普通话）的几个问题	(318)
以改革精神普及我省民族地区初等教育	(328)
加强双语研究 促进双语教学	(334)

民俗民间文学篇

撒拉族风情	(345)
撒拉族的婚俗	(364)
撒拉族民俗补遗	(366)
撒拉人的名姓	(373)
撒拉族的婚姻家庭	(378)
撒拉族民间文学中的民俗事象	(384)
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	(389)
吾热合苏孜	(399)
撒拉语谚语简析	(404)
河湟“花儿”族源试探	
——从河湟“花儿”的若干语言现象谈起	(411)

其 他 篇

撒拉族研究纵横谈	(419)
撒拉族人口规模与分布	(424)
民族干部的现状及培养对策	(435)
撒拉族	(441)
青海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现状	(457)
撒拉族研究	(465)
谁也离不开谁的故事	(470)

语言文字篇

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伟大胜利

——我省民族语文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我省有藏、回、土、撒拉、蒙古五个世居少数民族，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少数民族数目达 30 多个。根据 1990 年人口普查，我省现有少数民族人口 180 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42.10%。其中回、满两个民族使用汉语汉文，其他几个世居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立语言。这些语言分属汉藏和阿尔泰两个语系。蒙藏两个民族不但有自己的文字，而且有相当丰富的用自己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族人民也有了自己的新创文字，“已试行 8 年，推行 2 年了，扫除文盲、进入学校、开办广播、译制电影，受到土族群众的欢迎”。^① 在历史上，撒拉族宗教人员曾用“土尔克文”，即用阿拉伯、波斯文字母形式拼写撒拉语，广大群众用汉语作为书面交际工具。

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歧视、压迫、剥削少数民族的反动政策，民族语文受到歧视，甚至禁止使用。而我省又基本上处于一个封建的、宗法的、封闭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各族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没有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人民才有了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国家创办了民族院校，开设了民族语文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少数民族语文教学、科研和翻译的人才；建立了民族语文研究机构；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了文字，为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制定了改进和改革文字的方案。所有这些都为发展少数民族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促进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保证，创造了条件。

(一)

语言是人类思想最直接的现实表现，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社会斗争

^① 孙竹，吴安其：《从试行到推行的土族文字》，载《青海民族研究》，1990（4），1 页。

和发展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文字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对该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民族关系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民族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一个特征，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又是这个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它同本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它记载并传播本民族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的宝贵经验和本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财富和思想财富。少数民族人民使用他们熟悉的本民族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学习和发展科学文化。在民族压迫制度下，民族压迫往往也表现在对被压迫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歧视和限制方面，从而构成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原则，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民族关系的具体实际，从语言发展的规律及其对社会和民族发展的的作用出发，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一贯采取尊重的态度，坚持民族平等、语言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一再指示我们，不但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要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党把这一原则进一步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党的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语言文字的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民族之间的友好团结。尊重不尊重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就是尊重不尊重一个民族的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的问题，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文字平等的原则，就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具体表现。如果不坚持语言平等，就谈不上什么民族平等。②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要保证和促进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保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只有保证了这两个方面的权利，少数民族人民“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① ③在“自愿自择”和对本民族发展进步有利的原则下，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或选择其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充实或完善其文字。④在自愿原则下，提倡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这对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对每个民族的繁荣和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根本大法的规定，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不仅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通信联系以及社会交往中都注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有本民族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305页。

小学、中学，在高等学校里都设有用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班级和专业，一些有条件的自治地方还建立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新闻、广播、电影、翻译、出版事业，尤其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构在执行职务时，也把民族语言文字作为重要的工具之一。在各级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都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文字，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为他们配备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和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等。这些不仅反映了党和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大大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群众日常交际、传递信息的需要，而且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民族语文工作虽然是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但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是：

1. 创办民族院校，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民族语文工作干部

1949年青海刚刚解放的当月，中共青海省委就决定创办一所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的新型学校——“青海省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青干班确定了以政治教育为主，兼学汉、蒙古、藏语文的教学方针。参加青干班的蒙古、藏、回、土、撒拉、汉等民族的100多名学生，除学习汉语文外，蒙古、藏族学生还要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民族的学生根据自愿原则，选修藏语文或蒙古语文，以适应为少数民族服务的需要。1950年，青干班改为“青海省人民公学”，同年8月，易名为“青海省民族公学”。为了培养一批少数民族翻译人才，于1953年新设中专性质的民族语文班，包括蒙语文和藏语文两个专业，学生毕业后大都担任藏汉、蒙汉两种文字的初级翻译工作。1956年，青海民族公学正式更名为青海民族学院，当时学院的方针任务之一是“……培养中小学师资，培养民族语文翻译干部及其他方面的民族高、中级专业人才……”^①根据这一方针，同年秋设立了藏文（本科班）专业，1961年调整了专业设置和学制，将中文专科分别改为汉语文和藏语文两个系，还成立了公共藏语文课教研室，增加了藏文课的授课时间。1965年又开设了“翻译班”（蒙、藏两个专业），招收学员120多人，为牧业区培养了一批口译和笔译的中级翻译干部，1982年，根据省教育厅的决定，又开设了藏语文教师培训班，为六州民族中学、民族师范学校培训了一批在职教师；为了更好地发展民族教育，解决牧业区人才缺乏的问题，1985年学院又在玉树州开设了藏文大专班。1988年调整后的藏、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藏、蒙古语言文学

^① 《青海民族学院院史》，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9。

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能从事藏语言文学的评论与创作、编译（蒙古语的编辑、新闻、秘书、翻译）和其他文化宣传部门的实际工作以及藏、蒙古语言文学的教学、科研等方面少数民族高级专业人才。据不完全统计，青海民族学院自1949—1988年底，共为我省培养了各级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11118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民族语文的教学、翻译和科研工作。他们分布在我省各地，为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民族语文的发展繁荣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2. 建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和研究机构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省各民族自治地方在成立过程中，中共青海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就强调贯彻执行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尊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次指出：“今后青海凡有关牧业区的重要公文（无关牧业区的公文切忌下达），一律要翻成藏文，以汉藏文同时下达，县一级的自治区人民政府，亦应增设专职藏文秘书……”^① 各“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公文，应以当地民族的文字和汉文同时下达。”^② 根据这些指示精神，省人民政府设立了翻译室，各自治州人民政府设立了翻译科，州属各县及各自治县人民政府配备有专职翻译干部。这些翻译机构1978年以后得到恢复和加强，省政府和各州的翻译机构都升格为县一级的翻译处、局，各县也设立了翻译科。重要公文、各种布告、法院诉讼用汉、藏两种文字（海西州用蒙古、藏、汉三种文字）印行。历届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以及其他重要会议都配备有藏、蒙古、土、撒拉等语言的翻译人员，各民族的代表和委员用本民族语言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西宁市各大商场、车站、旅馆和公共场所的牌子都用汉、藏、蒙古三种文字书写；各自治州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和一切公共场所的牌子用汉、藏两种文字（海西用汉、蒙、藏三种文字）。

在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1980年经省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专门设有民族语言文学研究室，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七人，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四人。他们对我省藏、土、撒拉、蒙古等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文和论著，填补了民族语言学的某些空白，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该室研究人员还协助有关部门解决了语文工作实践中的有关问题。青海社会科学院也有专人研究藏语文的，黄南州还设立了藏文研究室，为在基层开展民族语文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81年6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批转了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青海省第一次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纪要》，进一步强调尊重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民族语文翻译队伍的建设等问题。之后，成立了“青海省民族语文工作办公室”，指导全省民族语文工作。这些都为我省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得到进一步深入贯彻执行的大好形势下，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先后制定了民族语文工

^① 张仲良：《在牧业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编》，518页）。

^② 陈思恭：《青海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及今后意见》（同上，656页）。

作条例。这些条例的实施必将推进民族语文的大发展。

3. 民族语文出版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解放以后，我省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发行事业，随着其他事业的发展，也已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了。1954年成立了青海人民出版社，下设藏文编辑（译）室，编辑出版藏、汉两种文字的包括政治理论、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图书。1976年，成立了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和青、藏、川、甘、滇五省（区）藏文中小学课本。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1983年五年间，共出版藏文图书268种，发行262300册（张），仅1983年一年，全省发行民族文字图书1413种，计55万册（张），是历史上发行少数民族图书数量最多的一年。所有这些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 民族文字的报刊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我省早在1951年元月就创办了《青海藏文报》，这是国内创刊最早的一家藏文报纸，它的创刊，体现了党对广大藏族人民的关怀，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平等的政策。藏文报的创刊为宣传马列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民族政策，对促进我省民族工作和牧区建设，调动广大藏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方面读者的好评。1984年，在编辑出版《青海法制报》汉文版的同时，又创办了藏文法制报，为开展法制宣传，反映我省政法工作动态，普及法律知识增进群众的法律意识，推进我省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群众性的科普报——《藏文科技报》创刊于80年代初，藏文综合性刊物《章恰尔》在此期间问世，并已出版了14期，发行7万余册。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创办的为中、小学生及教师家长提供服务的综合性文报——《刚坚少年报》也于1989年5月正式创办发行。除此之外，还创办了蒙古文的《柴达木报》、《花的柴达木》和藏文版《青海教育》、《群众艺术》、《雪莲花》、《攀登》等刊物。这一切对于使用民族语文，发扬民族文化、传播科学知识，特别是在建设两个文明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5. 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影视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很快

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种语言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外。我省广播电台早于1952年7月就开办了藏语广播节目。从20世纪70—80年代，先后建立了海西人民广播电台、黄南藏族自治州广播转播台和玉树人民广播电台，海西和玉树人民广播电台还分别自办了蒙古语和玉树地区藏语节目。民族语广播不仅起到了向少数民族人民传达政令，传播信息，宣传政策，介绍科学文化知识，活跃文娱生活的作用，而且成为党和人民政府同少数民族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深受广大少数民族牧民的欢迎。我省藏语广播的影响，不仅遍及邻省区四川省的阿坝、甘肃省的甘南、西藏自治区的东南部，而且对居住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藏族同胞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土族人民自从1980年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后，互助县广播站开办了土语新闻节目，

使土族人民及时了解到国内外大事，深受土族群众的欢迎。

为了使少数民族群众看上本民族语言影片，省上兴建了电影译制厂，玉树州和海西州还分别建立了康巴藏语和蒙古语影片译制组。1984年前共译制藏语、蒙古语和土族语影片132部，青海电视台开办了藏语新闻节目，使藏族人民及时看到了新闻；至1986年，全省各地州、县、市、镇都兴建了电视差转台，录像转播台或微波线路转播，1987年青海电视台率先试播藏语节目，并由省电影译制厂译制出我国第一部藏语电视剧——《苏鲁梅朵》播出后，在藏族牧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6. 帮助土族人民创制了民族文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为土族人民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土族文字方案”，结束了土族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得到了土族人民的普遍欢迎，亦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实践证明，土族文字在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扫盲进程，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和学习汉语文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民族语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58年的“左”倾思潮，使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受到了干扰，“语言融合论”一度抬头，给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民族语文工作泼了冷水，极大地挫伤了民族语文工作者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又给民族语文工作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不少地区的民族语文机构被撤销，有的民族文字被迫停止使用，有的地区甚至出现对民族语文的歧视、侮辱的现象，把民族文字当“四旧”来破，大量烧毁民族文字的书籍文献。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语文工作同其他战线一样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做了许多工作，民族语文工作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成效的发展，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但是，发展还不平衡，从目前的情况看，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了正确、全面地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使民族语文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我们作为长期从事民族语文工作的专业人员，愿就我省今后的民族语文工作谈几点看法。

1. 进一步宣传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的观点

当前，除继续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基本原则和繁荣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是团结各民族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的观点以外，还要着重宣传“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语文必须繁荣发展是有语言发展上的缓慢性和使用上的稳固性以及我国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决定的”^①这样

^① 马学良，戴庆厦：《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文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载《民族语文》，1980（2），1页。

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为适应各民族的需要而存在的，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因此，语言在发展上有其缓慢性，在使用上有其稳固性的特点。从我省世居的几个少数民族的情况看，尽管解放前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采取种种手段摧残民族语言，企图把民族语言同化掉，而民族语言却表现出了强大的排他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非但生存下来了，而且还适应各民族的需要不断地发展着。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族语文仍然要使用下去，发展下去，在各项活动中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通过宣传，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语文还要长期存在下去，并且是少数民族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还要认识到党的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自由政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而不是权宜之计。必须大力开展民族语文，使用民族语文，使其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为少数民族服务。

2. 扩大队伍加强研究

民族语文工作的天地是广阔的。回顾过去，我省有计划地培训了一批师资和专业人员，建立了一支粗具规模的民族语文工作队伍，但是，民族语文工作的发展，还不能满足迫切的现实需要，突出地表现在民族语文的使用范围、语言规范化的工作、语言研究工作等方面。当务之急是解决专业人员不足，后继无人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民族语文教学、研究机构，建议省民族学院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根据工作需要，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招收有一定专业知识基础的人员“回炉”学习，并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以适应发展民族语文工作的需要。要大力开展民族语文研究工作，民族语文研究工作，必须为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要把解决当前民族语文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研究放在首要和突出的位置。有文字的语言，要加强语言规范化的研究，同时要研究与民族语言发展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没有文字的语言，也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少数民族如何学习汉语文和汉族干部如何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的研究、书面语和口语关系的研究、语言的对比研究、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各民族语言发展过程综合性的研究等等。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少数民族的“双语”研究，是民族语文研究中的又一新的重要内容。学校教育中如何处理好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关系，如何对民族学生进行汉语文教学，是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必须深入调查，并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和办法，以促进我省双语的发展。

3. 进一步扩大民族语文的使用范围，切实抓好新创文字的推行工作，尽快帮助解决尚无文字的民族创制或选择文字的问题

一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其历史文化的继承，大都得依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这一工具和手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省少数民族语文的使用情况有了很大改进。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这些民族，民族语文教学发展到哪一阶段，使用到哪些范围，编辑、出版哪些教材和读物，汉语文学习从哪一年开始，如何开展“双语”教学，如何逐步扩大汉语文的使用范围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一个

统一的认识，缺乏不同的要求和具体的措施，因而影响了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

这里还涉及经费问题，由于各级财政困难，经费缺乏，新创土文的推行、群众扫盲、开办广播、译制电影等项工作都遇到了困难，受到了限制。希望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使其得以顺利而又健康地发展。

我省尚有7万多人口的撒拉族，如何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书面语，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80年代初，中共循化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遵照宪法和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根据撒拉族人民要求创造文字的事实和现实要求，设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撒拉族文字方案》并于1981年举办了第一期学习班，收到了较好效果，得到党政领导和干部群众的欢迎。后因经费不足（也有某些认识问题），未能试行开来，时至今日，再不能拖延下去了。

4. 充分发挥省民族语文工作办公室的作用，为我省民族语文工作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省民族语文工作办公室成立多年，在指导、推动我省民族语文工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它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还未真正起到应起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还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我省民族多，语言种类多，民族语文工作的任务重等情况，省上急需成立青海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对现有的语文办必须加以充实提高，授予一定权限，使其真正成为政府指导民族语文工作的职能部门，在推动全省民族语文工作、组织力量、协调攻关方面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建议省语办今后多举行各种讨论会，以便交流经验，互相学习。语文工作者还迫切要求创办《青海民族语文》刊物，提供发表研究成果、刊登各种情报资料的园地。

5. 加强学习，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

广大民族语文工作者，要想做好民族语文工作，首先要加强学习。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述，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不断提高我们的理解水平和业务水平。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要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社会和历史，必须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要钻研汉文，有条件的还要学习外国语言，这对我们深入研究民族语文会带来诸多好处。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学术问题上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严格区分学术见解和政治是非的界限，切忌对学术讨论进行行政干涉，更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保证，也是为了民族语文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学科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

[原载《青海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20世纪50年代撒拉语调研情况之回顾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认真宣传并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黄金时代。

记得1955年，在首都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制定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三年规划。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并由这个所和中央民族学院联合开办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进一步提高了学员的语言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技术水平。训练班结束后，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组织了共有700余人的7个大型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分赴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的16个省（区），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普查。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查，对一些民族语言的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的构造，进行了研究；对许多语言提出了划分方言土语的意见；调查了语言使用情况和有无文字的情况；对要求对原有民族文字进行改革的、就设计出提供科学讨论会讨论的文字改革方案草案；对要求创制文字的民族，召开了包括有关民族的代表和语言专家参加的科学讨论会，讨论语言调查队提出的语言调查报告关于选择基础方言和标准语的意见和文字方案草案；对一个民族说几种语言（如裕固族说两种、瑶族说三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切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民族语言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而取得的。难以忘却的是，一向关心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周总理，在他亲自主持的一次国务会议上，审议修改并批准了关于创制、改革少数民族文字的五项原则，为创制、改革和设计少数民族文字方案指明了方向。

（一）第一次调查伊宁撒拉族及其语言

1956年6月，语言调查训练班结束后，我和同族同胞韩维祯随第六调查队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言调查队，赴新疆调查维吾尔语。我们从北京乘火车至兰州。然后转乘汽车经千里跋涉到达乌鲁木齐，在那里经数十天的休整分组，我们又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调查维吾尔语。11月上旬，调查组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到撒拉族聚居的伊宁县六区四乡“撒拉玉孜（村）”，对当地撒拉族及其使用语言文字的情况

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初步调查，从伊宁市乘六轮马车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行驶到达目的地并被安排住在克力木村长家。该村除两户哈萨克族、一户维吾尔族外全是撒拉族，约240余户，此外，在该区第三乡还有10余户。根据当地撒拉族老人们的口述，他们大都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事变”后从青海循化陆续迁来的，也有一些是1929年后随“尕司令”马仲英流落该地的。他们使用语言文字的情况大致有下述两种：一是一般的老人在日常交谈中不用维语而用撒拉语。在他们所说的话中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维语与哈语借词，如“信”一词，原是借用汉语的，现在则以维语“海特”代替，“西瓜”一词用“塔窝子”代替，“甜瓜”一词用“考拱”代替；在一些撒拉语中没有的词，特别是一些新名词、新术语则直接采用了维语，如“会议”、“干部”、“报纸”、“杂志”等词分别用维语“麦吉力司”、“卡德尔”、“盖栽塔”、“尧日纳利”表示；二是年青一代的人们虽会说撒拉语，但在日常交谈中却多用维语，并且都识维文，我们同一些年轻人交谈时，他们都说撒拉语，但夹杂着不少维语词汇，他们所操用的撒拉语也受到了维语的影响，不论从语音或语法方面，特别是语音上与青海撒拉语有较明显的差异……遗憾的是受时间所限，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深入调查，好不容易搜集到的一些语言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毁于一旦。

我们是解放后第一批去撒拉玉孜的，当时我们二人也只不过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而我又从小离开家乡在外读书，对家乡的情况知之甚少，未能向当地父老乡亲们介绍更多的情况、传递更多的信息，但短暂的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心心相印、依依难舍。在我们离开撒拉玉孜的时候，乡亲们含着热泪来送别我们，村里的“齐孜”（孟达）阿訇、克力木村长和78岁高龄的赛让老人，还有10里外的奥斯曼阿訇也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惜别，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希望你们再来的时候，把撒拉族的文字带给我们。”

（二）第一次全面普查青海撒拉语

1956年11月我和韩维祯二人给队部写信，要求从第六工作队内抽调两名同志，帮助调查青海撒拉语，队部接信后于12月11日通知我们：“鉴于你俩迫切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并从全队的具体情况考虑，经各方面联系商榷并征得中央的同意，已决定调出哈密组的白逢源同志参加你们的工作”，要求我们于12月17日前返回乌市一同出发。到乌市后我们还看到了由循化县撒拉族干部韩克强、韩子蕃、何××（名字记不起来）等共同起草的撒拉族文字方案（草案），此方案是从中科院转到工作队队部的，引起了队部领导的重视，又抽调了一名维吾尔族同志，共同组成一小型调查组赴青海省循化、化隆二县进行普查。在我省普查期间，得到省民委和两县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热情指导，并从当地民族干部中抽调人员以充实调查组的力量。